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四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舉人臣韓騰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 兌下離上 睽

傳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常不相

過則
睽

睽小事吉睽苦圭反

傳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程子曰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槩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内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

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建安丘氏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睽合兌離成卦而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則猶可得吉也○孔氏曰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為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衆力雖睽而可故曰小事吉○雲峰胡氏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為睽長女中女亦非同歸而曰家人何也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女正者也睽則兌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女正家无不正女不正此衆之所以睽也睽小事吉者小過柔過乎剛故可小事不可大事睽柔進而居剛故亦小事吉而已○中溪張氏曰離下兌上為革兌下離上為睽革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

亨利貞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若革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為矣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是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傳彖先釋睽（一无睽字）義（一作意字）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本義以卦象釋

卦名義 臨川吳氏曰燎而麗于高上之處者火也流而瀦于卑下之地者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此二物之性睽異也婦人以嫁為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故曰同居不同行此二女之志睽異也○林氏栗曰離火兌澤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儷坎季女妃艮其終未嘗不睽也○中溪張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傳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于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

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本義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謂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剛皆柔之為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小事而已○雲峰胡氏曰火性上動而愈上澤性下動而愈下此所以為睽

家人諸卦二女同居者多矣以卦體睽故以不同行明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皆主上離之中言之在鼎則曰是以元亨在睽則曰是以小事吉爻位同而事異學者不可不知時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傳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

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朱子曰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問程傳物雖異而理本同之旨曰天施地生男偶女隨凡感彼應蓋不能以相无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厚齋馮氏曰以三才推廣卦義且恐人以吉止小事故推時用之大者以明之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二三四五也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於覆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同於相應萬物羣分睽矣

其事各以類聚謂二與四類三與五類也當睽之時其用如此豈不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或問君子以同而異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進安丘氏曰離火兌澤二陰同體而炎上潤下所性異趨睽之象也故君子體

之以同而異同以理言異以事言也葢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異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異非苟異矣○平菴項氏曰睽非非善事然有當睽者同而異是也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此人道之當然其在君子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皆同而異也○誠齋楊氏曰禹稷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雲峯胡氏曰當同於理而不同亂常拂理以為異也當異於理而不異隨俗習非以為同也同人類族辨物審異以致同此則於同而審異或曰同象兌澤之說異象離火之明○隆山李氏曰孔子於象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

也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息浪反

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

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絶也

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

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朱子曰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趙氏東曰无應悔也剛足以自守故悔亡又曰初四睽而同德終必相與睽極必通天下之常理也故有勿逐自復之象○雙湖胡氏曰此爻以爻為象悔亡為占喪馬以下為象見惡人以下為占然象亦取占中六爻唯初九正時既非異辭亦艱險也○中溪張氏曰見者過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建安丘氏曰既見惡人則非避矣唯初九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化惡人而為善人則終能合初四之睽而无咎也○雲峰胡氏曰六五陰居陽故悔初九陽居陽亦曰悔者无正應故也雖无正應

四同德相應其悔亡矣睽初九剛正故喪馬勿逐而自復既濟六二柔正故喪茀勿逐而自得本義於彼以為戒辭此則以為象何也葢此承上文悔亡之占而言也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因占取象本義之釋經精矣見惡人謂睽之時初九雖正不可以彼之不正而絶之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

傳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未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也

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𠂻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

貞是也○雲峯胡氏曰爻曰无咎
象曰睽咎睽之時不得不辟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傳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
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
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
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
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
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

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中溪張氏曰在睽之時唯九二獨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于巷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指此爻也○西溪李氏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當事勢睽離之時君臣相求必欲拘堂陛之常分則賢者无自而進矣遇主于巷處睽之時則然○隆山李氏曰當睽之時上下乖隔道不得行不免委曲求合期於行道以救斯世唯二以剛中之才且和兑之性足以行之○雲峯

胡氏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也委曲求合乃聖賢達節之事非狷介避世者之所知唯二之才剛而得中足以行之爻言无咎者當睽之時必如此然後无咎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

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南軒張氏曰遇主于巷巷者委曲之途也或謂諫君者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期於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君以當道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建安丘氏曰二五正應乖戾不合在二必委曲求與五應象以為未失事君之道者當睽之時故也○雲峰胡氏曰不期而會曰遇遇本非正也二與五本正應而亦曰遇者非有邪也睽之時不得不如此也上曰遇雨三曰遇剛三與上本正應也睽而未遇彼此不无不見之疑疑之既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掣昌逝反 劓魚器反

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

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𠘧而作𠀣○平庵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中溪張氏曰三與上本

為正應非睽者也但三以孤陰而處於二剛之間則睽我者二與四也輿所以載己者也牛所以引車者也六三居不當位欲進而應乎上則九二曳之於後九四掣之於前前者掣之而不得行後者曳之而不得上進退齟齬間而未合故上乃刑之使服其人且有兌劓之傷无初謂與上睽也有終謂與上合也以三應上以柔遇剛睽極自有復合之理也○雲峰胡氏曰見離目象輿在下二在三下見有輿曳象牛在前四在三前見有牛掣象天與劓傷於上見上有傷之象三上兩爻皆提起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見也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故有終○雙湖胡氏曰六爻中唯此爻辭最險蓋以不正之陰乘承應又皆不正之陽當此睽時故進退无據而受刑傷特以陰陽配偶終當有合其亦可憐不足恤者矣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傳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

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

濟故雖處一无處字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雲峰胡氏曰元夫初九象六三以柔居剛不正故謂之惡人初九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善也惡之反也初見惡人而不害其為元夫如夫子見陽貨而不害其為大子也交孚初與四皆剛實之象交唯四與初无應故謂之孤並之九本居五則二九相比不孤今九來居四則上孤而四亦孤矣故皆有孤象他交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剛遇剛也彼此以剛實相交可无咎必厲

无咎者他卦三危地故多言厲睽之四非危地也然當睽之時必以危處之乃得无咎也○建安丘氏曰初九陽之陽九四陽之陰故四目初為元夫○李氏曰情以疑而相睽唯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雨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傳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葢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

有君子則能行其志矣邱氏曰四與初同德相與一誠交孚則孤者合厲者安豈唯无咎而二陽之志得以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有

也復何過咎之有以成周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益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朱子曰宗如同人于宗之宗○誠齋楊氏曰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為宗臣也○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為厥宗噬膚睽二變即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初與五先言悔亡而後言象睽本有悔悔之所以亡者以其有合之象也同人六二以九五為宗睽六五以九二為宗皆以辭中陰爻言之陰從陽支子從宗子

也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隆山李氏曰所謂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之時精神交際志協義從堯舜皐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兩兩間隙相疑而至於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无時可合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傳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臨川吳氏曰二剛噬

互之象則陰陽相合而有慶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説吐活反

傳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

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一作也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程子曰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

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説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

般差異底事　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而方暢也○建安丘氏曰上本與三應不孤也睽極而疑生不孤而以為孤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背之負泥塗疑其汚我也又如載鬼滿于一車之中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妄矣始焉致疑則張弧終焉釋疑則說弧知其非為寇讐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上與三合陰陽和暢遇雨則吉向之疑心群起者至此盡冰釋而亡矣○開封耿氏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雲峰胡氏曰上與三取象相應三在二之上見二有輿曳之象故上見二載三有載鬼一車之象三在四之下見四有牛掣之象故上見三負四有豕負塗之象弦木為弧本取睽象匪寇婚媾凡三出程傳解此獨與本義同疑者小人之道聖人无疑也睽成卦本自二女小人之象明矣

故上九極言其疑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而自猜狠以至於孤也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載或負亦疑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為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三則以為豕且以為鬼矣始疑為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无是理而以為有矣見其為豕為鬼而張之弧疑也後說之弧疑漸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至是則疑盡亡而睽可合矣凡易之道卦吉者必於諸爻戒之卦不吉者必於諸爻反之睽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先睽後合而三上之睽尤甚故其辭亦險怪之甚中心疑者其辭枝此之謂乎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傳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

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雙湖胡氏曰夫子讀易象已了然於未贊之先及其贊易則以一二字點撥過雖不說象而義理自著然其為象固已備具於說卦中矣○或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朱子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問睽卦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初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多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節齋蔡氏曰睽乖

之府疑而難合然在柔為尤疑二與五應而五柔故必待噬膚而二遇巷也三與上應而三柔故必待其天且劓而上遇雨也獨初與四皆剛故其相遇有不待刑者然初有喪馬勿逐見惡人之戒蓋居睽之初而四非正應故初宜援其援之之道而四乃交孚也○縉雲馮氏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三五合矣三與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未有終睽也○隆山李氏曰睽之為卦初觀其象疑若不可一矣而六爻之辭或遇主于巷或遇元夫而交孚或往遇雨而終吉其始之睽者要之終皆有遇其所以不至合天下乖違之情而使之不至於終窮而無所歸者乎

䷦

艮下
坎上

傳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道无時不可行○隆山李氏曰震坎艮相遇為蹇解而坎常在焉二卦皆以坎為義艮下坎上則是止乎險中故為蹇坎上震下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命名大率以出險與不出險為義也又曰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謂其間遇難而不救者无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蓋困則有澤而无水之象蹇則具天下山川之至險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傳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元乎字守貞正一元正字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

雖使茍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

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朱子曰艮下坎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於平易而不利于阻險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是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繫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進齋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為蹇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耶蓋處蹇難之時當過他方所以利於坤西南之平易也不宜止於危險之

地所以不利於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當蹇厄之時利見大德之人以濟大蹇之難難由正濟故曰貞吉處難失正其能吉乎○雙湖胡氏曰後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坤離卦為對艮坎合為蹇故不利東北則坤離合為晉是為利西南矣是以蹇為難而晉為進也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内有取於西南也況二陽盡變而之坤則亦有離東北而就西南之象乎艮坎成蹇卦體雖為不利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君於上六二以柔順中正臣於下二五互離目為見又有人臣利見大人之象焉大人謂五見謂二二五剛柔皆正故吉又睽盡變為蹇睽取目有所見象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象重坎在前也名義甚巧○雲峰胡氏曰屯困蹇同為難屯之初為難方微而未深困之為難絶援而難救蹇之為難迺險而不進蓋前有水之陷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坤西南艮東北

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取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益以對待言則此為得彼為喪此為不利知彼為利蹇難之時去難為利處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為利處蹇不可无其道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為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難乃旦反）

傳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為難則義有未足（一作盡）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

止而不得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音智

傳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中溪張氏曰蹇之所以為難者以其險之在前也見坎險之難而明艮止之義非智者孰能識之○丹陽都氏曰險在下可行而乃止焉非知險者也此卦所以為蒙有不明之義險在前知其不可進而止焉可謂知

險矣此卦所以為蹇而蹇則知者之事所以反乎蒙也○雲峰胡氏曰蹇上下體易則為蒙蒙曰險而止止於外也蹇曰見險而止止於內也內險莫能安外止莫能進所以為蒙見外之險而內能止所以為知知者蒙之反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傳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

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中溪張氏曰往得中指五也夫以乾剛之才由四而往居坤之五以為坎位得其中將出坎而為坤此西南所以利也其道窮指三也三為艮體之主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其道窮矣此東北之所以不利也○童溪王氏曰五實坎體而謂之利西南者葢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坤之中位非利西南往得中之義乎若不知西南之為利而反其所諂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告之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傳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大人字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

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一作此如字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童溪王氏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六二往應九五而有濟蹇之功也○中溪張氏曰二五各當陰陽之位故得正而吉可以正邦國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傳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

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本義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雙湖胡氏曰利西南往得中論卦變也蹇本升卦坤上巽下坤乃西南平易之方自升九二上往得坤體之中是為利西南而往得中矣升九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艮正東北方卦所謂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大人九五也九二之往為九五可謂有功矣九五剛中當位貞吉可以正邦矣當蹇之時而成其用之大有如此者本義釋卦辭謂蹇自小過來而彖傳則分明自升來或自既濟來則皆有往西南之象耳○雲峰胡氏曰坎睽蹇皆非順境夫子以為雖此時亦有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但坎睽釋卦辭後復從天地人物極

言之以贊其大蹇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或問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

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脩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雙湖胡氏曰反身即思不出其位之義艮象也脩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也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脩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中溪張氏曰山上有水者澗谷之泉土石礙而止之不能流行其象為蹇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君子所以反身脩德也反身取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雲峰胡氏曰水之蹇也止而不流君子之蹇也反而自脩○白雲郭氏曰夫蹇利得朋而象言反身脩德者蓋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而求之則皆不出於吾身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要於反身脩德也

初六往蹇來譽

傳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則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本義往遇險來得譽或問往蹇來譽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

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沙隨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雲峯胡氏曰六爻除二五外皆貴於見險而止故曰往而進則蹇來而止則不蹇譽反速碩四字不同各有攸當初位卑分微未能有譽故聖人特許其來則譽也○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傳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

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

上已一作六有碩義潘氏曰往則入險不如有所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傳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

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容齋洪氏曰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互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言蹇蹇者猶言坎坎也○節齋蔡氏曰王臣為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匪躬之故為王之事也○誠齋楊氏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為王者之大

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雲峰胡氏曰坎互坎蹇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凡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復六四中行獨復不言吉本義引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之說以為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此不言吉則引孔明之言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則非所論為臣必如此而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傳雖艱（一作蹇）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

以勸忠藎也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誠齋楊氏曰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何耶蓋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雷氏曰初六以不往為有譽六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雲峰胡氏曰本義於文引孔明之言此復本程傳意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益孔明雖志決身殲然天下後世誰得而尤孔明者斯言真足以勸忠藎矣

九三往蹇來反

傳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

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進齋徐氏曰九三當位與上為應上柔无位不足與濟難故曰往蹇○白雲郭氏曰反者既往復反之辭○雲峰胡氏曰反身為背艮象故爻曰來反象亦曰反身九居三是居其本位反如返故鄉歸故廬來而得其所安下有二陰就之愈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傳内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

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潘氏曰往則入險不如反乎內也內二陰樂於從陽故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傳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眾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眾相連合也能與眾合得處蹇之道也

本義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單氏曰六四已至於險中而猶往焉則益蹇矣○進齋徐氏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唯下連九三牽引以進乃克有濟○雲峰胡氏曰連牽連九三也上卦坎四往則陷於險來則與三牽連可以濟險四與三柔上剛下有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傳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為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

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雲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楊氏曰六四居二陽之間求之已者雖謂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於陽也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虛如翩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爾

九五大蹇朋來

傳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

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

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

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

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

有助也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

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

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

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

蹇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或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朱子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

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臨川毛氏曰禍亂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險中以合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節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則九五陷坎險之中所以為蹇也而其位則君也治蹇者也以治蹇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歟○中溪張氏曰九五以陽剛而陷於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哉斯時也正望羣賢之來出其險以拔其禍辛而下有六二柔順之大臣為之正應必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與同心協力共濟九五大蹇之難苟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于于而來哉○雲峰胡氏曰諸爻皆以往為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无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誰當往乎故於二曰蹇蹇於五曰大蹇或曰

朋三也三四陰與陽相比有連象三五陽與陽同德有朋象蹇之三反為觧之四彼於四曰朋至故此以三為朋來○鄭氏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异諸爻之來自外反内也朋來之來自下趍五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傳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

王尊之徒是也潘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蹇孰大焉然動而不失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共成正邦之功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傳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一作陰險一作蹇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厄塞窮蹇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

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也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

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為吉也建安丘氏曰上六才柔固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為下與三應即其助也唯不往而來與三同力則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為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矣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中溪張氏曰上居坎上之上將出蹇矣而亦曰往蹇何哉蓋上之才雖柔而下有九三陽剛之才為之正應相與共濟九五之蹇不往而來則有碩大之功而此爻所以獨言吉也

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曰諸爻皆不言吉葢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進齋徐氏曰碩大也剛也近附九五之大人故曰來碩下得乎剛可以出蹇故吉也○雲峰胡氏曰剝上九陽稱碩果蹇上六從五之陽故亦曰碩碩以功之大言大人以德之大言○平庵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童溪王氏曰大蹇至上六始為吉者以謂蹇至此極物極則反蹇極必通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傳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内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

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五也程子曰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〇董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往於外而當來於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象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〇中溪張氏曰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也五大人也上利見之故曰以從貴也〇建安丘氏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需

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故王臣蹇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恐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之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世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衆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蹇六爻之大旨也

䷧ 坎下 震上

傳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

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為雷坎為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彖傳大象並同

傳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

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

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朱子曰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无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

見次
第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旣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節齋

蔡氏曰坎難震動動則離乎難解之義也利西南者坎震東北之卦也難解於東北至西南則无不利矣无所往其來復吉往進也來復退歸也謂二難旣解則居中以復其安靜也主內象言有攸往夙吉夙早

也難有未解者當急往而解之不可久擾也主外象言○雲峰胡氏曰蹇解西南皆取後天對待蹇下體艮東北闕與西南對解二體坎震震東坎北亦與西南對蹇未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解已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畧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為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為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則皆在於來復而已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傳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

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為解也○臨川吳氏曰解者險難釋散之時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乎險之外得以脫免於險難也○隆山李氏曰以晝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是為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為解則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則解者屯之反也屯蹇者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散蹇之止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于險中屯之動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寛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進齋徐氏曰往得衆指四也坤為衆變坤成震九四往趍於西南平易之地則得衆心而無難矣豈非利乎○白雲郭氏曰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傳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進齋徐氏曰乃得中指二也葢天下禍亂已散來則復返於安靜之域不

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傳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西溪李氏曰未可以往則以來復為中今難既解則往而有功矣○進齋徐氏曰往有功亦指二也謂當時或有未解之難則宜亟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建安丘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擾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傳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

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厚齋馮氏曰以天地推廣卦義而贊之作興也拆分裂也雷雨為屯故雷雨作為解雨自天施雷出地天地解也雲雷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或拆得二陽而發育也○王氏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也○誠齋楊氏曰當解之時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甲者拆大哉解之時乎○進齋徐氏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拆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中溪張氏曰剝之碩果不食者藏天地生物之仁也解之百果草木皆甲拆者發天地生物之仁也○雲峰胡氏曰解上下體易為屯動乎險中為屯動而出乎險之外為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蹇解得中皆指坎中而言蹇

之中在五往則得中解之中在二旡所往而來乃得中當蹇之未解必動而免乎險方可以為解蹇之既解即宜安靜而不可久煩擾故蹇之時以往居五為中既解之時以復其安靜則為中也是之謂時中故蹇之時用解之時義聖人皆極言而贊其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傳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建安

丘氏曰雷雨交作天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君子以之而解萬民之難○雙湖胡氏曰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解屯之難者歟○雲峰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寛之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而有義存焉○中溪張氏曰夫雷雨交作則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君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

初六无咎

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

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患也字

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

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本義難既

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隆山

李氏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籍以解散于屯蹇

者安有咎哉○雲峰胡氏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

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

爻中不復言也但恒大壯占在本爻此占在應爻又

兼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

之爻之辭寡亦所以示意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傳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節齋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中溪張氏曰居解之初患難方散之時也初才柔位卑未能有為幸而初四相應剛柔交際以此處解拯之於義自无咎也○雲峯胡氏曰初六无咎有占无象剛柔之際舉初與四之象以明占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

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隂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况難方觧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隂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

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本義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 劉氏彝曰狐者性柔而情奸晝伏而夜動小人道也○雲峯胡氏曰當解之時四欲其解拇上欲其射隼三則直以負且乘明其為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此爻謂之獲狐者狐邪媚之獸所以形容小人者尤切九剛直而二得中故本義以為去邪媚得中直之象蓋中直與邪媚相反中則无有不正故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傳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中溪張氏曰九二所以致守正之吉者以其能得居中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

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臨川王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南軒張氏曰小人乘君子之器乃所以招寇而起禍貞固守此寧不可吝乎○

雲峯胡氏曰六才柔當上負乎四負小人之事也三志剛欲下乘乎二乘君子之器也寇上象解難莫切於解小人六三負者而乘君子之器小人據非其分寇至自致之也本義謂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蓋使三能避而去之是三自解之也寇亦當解而去矣○雙湖胡氏曰六爻中唯三為吝而不言凶咎者終是以卦體吉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傳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

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妖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

寇小則為盜大則為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已所致也復誰咎哉○中溪張氏曰負販之人而且乘車處非其據竊位而已亦可醜也寇戎之至自我招之將誰咎乎我指三也戎指上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佳買反象同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

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而初陰其類則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朱子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進齋徐氏曰朋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解之時陽能解陰剛能解柔九四欲解初六在下之陰解而拇也○雲峰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无可咎自四覯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中溪張氏曰四以剛居柔故有未當位之戒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音蟹象同）

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

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雲峰胡氏曰爻位吉凶无常原其卦體之休咎觀其時物之向背或指而云吉或戒而示凶作易者自有微權也此爻曰君子維有解吉者五得中可為君子六為陰亦類小人君

于有解之吉必以小人之去為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建安丘氏曰險難小人之為也小人情狀最為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聖人於諸爻所以斥六三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斥之以小人者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然生天下之難者莫甚於小人而人君能解天下之難者莫大於君子唯六五之君得君子以為解難之助此小人之所以心服而退聽也○雙湖胡氏曰嘗觀卦體不吉諸爻雖得位以剛中正之君幾濟之不足懲之九五是也卦體既吉諸爻雖不得位以柔不中正之主亦處之有餘解之六五是也以是知卦有小大實係卦體而不專係六爻於此可以見

矣然解六五不過為守成之常君蹇九五則實為撥亂之英主過蹇困而非如是之君生人之類復何賴焉吁此易之所以為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傳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食亦反隼筍尹反

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牆内外之限也害

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巖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

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本義繫辭備矣

中溪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也六三其小人之鷙者乎三負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與六三既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六三之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矣○

雲峰胡氏曰九二剛中視三柔而不中象狐之邪媚上柔正視三居剛不正又象隼之鷙害繫辭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易於震動多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厚齋馮氏曰解之時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爲貴以剛爻皆出險爲尚唯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佳買反）

傳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節齋蔡氏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雲峰胡

氏曰諸爻唯六三為小人之尤亦可醜也猶未見其為惡以解悖也悖之一字其惡著矣○建安丘氏曰解散也散天下之難也然小人者難之根故蹇難之後猶當思於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為主其爻曰負且乘致寇至言三以小人陰險之才處非其據而召天下之兵也在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而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拇者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illegible]有孚于小人者退三也觀上下諸爻莫不一唯[illegible]之去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此作是正人之所深懼也唯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无他辭但曰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沈心醇

周易傳義大全卷十五

明　胡廣等　撰

☶☱ 兌下艮上

傳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髙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髙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

益上之義又下兊之成兊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髙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雲峰胡氏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

則交咸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九三益上六為損初九上九下而為四為五胡不謂之損損九四益初六謂之益上九下而為三為二胡不謂之益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為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則其為損民也可知矣民為邦本可益而不可損如此○漢上朱氏曰損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矣而謂之損何也葢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矣非益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

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本義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節齋蔡氏曰內本乾外本坤乾上爻與坤上爻往來本剛得柔為損本柔得剛為益凡卦以內為貞主貞而言故為損○進齋徐氏曰孚信實

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有孚信可行之理所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故守此也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葢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之○雲峰胡氏曰損之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繁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唯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

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朱子曰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〇進齋徐氏曰曷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者答辭下之奉上皆謂之享即燕享之享也〇雲峰胡氏曰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用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必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坎之時以一簋貳一尊則又簡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行之上時掌反

傳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隆山李氏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為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

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戒也○劉氏曰古之為人上者无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開封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中溪張氏曰損者損下益上之卦自三而上其益在上故曰其道上行道者當然而然之謂以下奉上損實益虛損有餘益不足其道當如是非過損也○蘭氏廷瑞曰損益二卦專為三陰設也損乾之九四故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故曰損下○建安丘氏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故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若多寡適稱則无所損益矣今觀損下體本乾三畫皆陽過於富實當損者也上體本坤三畫皆陰過於虛乏當益者也當損而損

當益而益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
聖人豈以損民之不足者為損哉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 進齋徐氏曰卦辭曰損而有孚加以而之一字則其義曉然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傳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

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内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而无别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

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厚齋馮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葢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三剛而損其一止有二剛可以用享耳○潘氏曰於時爲損則享祀何所用哉曰二簋足矣葢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傳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一作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本義

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厚齋馮氏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惟與時偕行耳○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時也○雲峰胡氏曰益曰與時偕行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傳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

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

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本義君子終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或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其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絶之使不行耳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問何以窒慾伊川云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

○瀘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徳可損者莫過於忿慾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慾之不窒必至於貳過○節齋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减損之象也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慾則溺己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艮象窒慾兌象○林氏栗曰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山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澤動則損山此損益二卦有自然之象也○建安丘氏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遄市專反

傳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

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朱子曰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問損卦二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豫為定說也○臨川吳氏曰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巳止也事所作為之事也陽動喜作為初在下當止其所作為之事而速往以益四也居下者不當有為以其有餘之才補益其上己損而上益此處下之道也故无咎○廣平游氏曰損下而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雲峰胡氏曰初九以剛居剛而當損之初唯其以剛居剛則為之過故可自已其所為而速往以益四唯其當損之初則又未可自損之過故當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傳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本義尚上通廣平

游氏曰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

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己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董氏曰二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益四初以剛居剛少損之則可裁度以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說以狥五矣故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廣平游氏曰兑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也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

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雲峯胡氏曰二剛中无有不正倘不能自守而妄進則非正矣故凶卦唯九三剛過乎中故當損初九九二則深恐其損之之過初以剛居剛而未及乎中當酌其所當損而損之二以剛居柔而得乎中不自損其所守者乃所以益之也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〇臨川吴氏曰初九九二皆是以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者而爻辭之意相反初必自止其事而速當上往就四二當利於正固而不可上征就五初之益四則損已而益之二之益五則不損已而益之蓋初以陽居陽二以陽居陰故不同也〇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益之之道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傳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臨川吴氏曰以其中為志而益六五利在自守不宜行往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傳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

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程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絪緼陰陽之感○朱子曰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就六

爻上說得好○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唯二而已三則餘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一人也獨往以應上則艮兌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建安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雲峰胡氏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於此

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曰戒占者當致一一則一陰一陽之謂也各致其一則為兩矣○雙湖胡氏曰此爻大旨本義已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已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傳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中溪張氏曰夫一陰一陽之謂道苟參之以三則疑心生焉此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也○雲峰胡氏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於上為得友上於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

為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為可喜也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

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欲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為應損其疾者也損其疾則喜者速矣○中溪張氏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雲峰胡氏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廣平游氏曰有疾初无可喜因人而去之故曰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中溪張氏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則天下之益皆歸焉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貝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鬼方亦然○汪彥章說離為龜故卦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无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无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為求益之方而必求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節齋蔡氏曰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

不求而必至之意故元吉○雲峰胡氏曰益不可以有心求唯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龜為大寶直二十貝為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然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嘗求此益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亦莫能受此益○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注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東谷鄭氏曰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隕自天曰自天祐皆謂不期於

得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傳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傳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

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无者字也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

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朱子曰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雲峰胡氏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于極則又當推以益下然有不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是也惠而不費其惠也廣故得臣无家其得也大然曰无咎

又曰貞吉利有攸往者九二先言利貞而後言弗損益之二剛中无有不貞者貞其所有也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而又曰貞吉者上以剛居益之極貞其所欠也故戒之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傳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或問損卦下三爻皆是損己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己從人上爻有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己而自有以益人朱子曰三爻无損己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無損己從人底意○陳埴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来也只因這箇勢自往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唯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

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會錯了壞了也是自立不得○節齋蔡氏曰損之為義損下益上聖人不得已用之故卦辭必曰有孚爻辭初曰酌損二上皆曰弗損四但損其疾而已五則无損而大有益唯三當可損之時耳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意亦可見○建安丘氏曰損者損下乾之陽以益上坤之陰也合六爻觀之損在下則益在上矣其在下卦初爻位俱剛可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柔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之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爻皆知損者也其在上卦四陰虛賴初之陽以為益故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與三為往來之爻既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己故曰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益者也

䷩

震下
巽上

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隆山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兊在下本乾體天下

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己无所寄己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傳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

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本義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中溪張氏曰益增也其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雲峰胡氏曰凡卦以内爲主凡物以下爲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興利也○兼山郭氏曰易象中虚上下二體皆木所以利涉

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

傳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進齋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坤柔為民坤得益故民說无疆上乾之下爻下為坤之下爻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雲峰胡氏曰損其道上行以上兩句皆釋損義益其道大

光以上四句皆釋益字損益皆以道言後世以聚斂掊克為損下益上者非道也况損下之道僅可上行

益下之道大而且光釋彖之㫖深矣哉○趙氏汝楳曰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損益下為益何

耶葢損下非聖人之得已而益下乃聖人之本心唐帝所謂吾瘠天下肥亦此意也○番昜董氏曰魯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又對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葢深有得

於損上益下之㫖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傳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雙湖胡氏曰五以中正應二二亦以

中正應五以此而利往以益天下固為君臣之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傳益之為一无為字一作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本義以卦體卦象釋卦辭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其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

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方取四維故也○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雲峰胡氏曰中正兼二五言木道兼震巽言震陽木巽陰木○中溪張氏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益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漢上朱氏曰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傳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始豉反

傳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隆山李氏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也乾施一陽以益於下而為震坤以一陰上應於乾之生育而為巽上施下生二者相濟无所不被故曰其益无方○峰胡氏曰益增益也日之進天之施地之生无疆无方皆形容增益之義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傳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而能畢巽則日有進益无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又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於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達於乾地之生也天布施地發生萬物並育其增益衆多无有方所也凡益之道總言天地之於萬物人之於萬事其於增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節齋蔡氏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方以廣大

言與時偕行又言益道之適乎時也○建安丘氏曰時者損益之準也上不足而下有餘則當損下而益上可損而損此損之時也若下不足則不當損矣上有餘而下不足則當損上而益下可益而益此益之時也若下有餘則不必益矣時者當其可之謂此損益二彖聖人皆以時言也○雙湖胡氏曰震巽於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言聖人體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賞而无刑威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見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己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洶決底物己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緩○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中溪張氏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風飛雷厲交相助益君子取象於此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

則改之必如雷之迅則有即之義此則遷則改所以貴乎疾也得善服膺且不貳過惟顔氏子得之而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夫子所以深憂之也○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於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内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内而益也○雲峯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慾益无如遷改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一无至字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

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中溪張氏曰初九為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為大作興之事而所作之事必得大善之吉乃得无咎○進齋徐氏曰初剛在下為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

為大有作興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則有所不堪唯處之當用之審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敗事无益有害皆為有咎也○王氏曰得其時而无其位故元吉乃得无咎也○馮氏曰元者震初九之象也益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

本義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初九在下為四所任而作大者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也○雲峰胡氏曰陰為小陽為大初陰在下本小也損乾之陽以益之則大矣

在下而受上之益非大有作為以效報稱不可也必元吉而後无咎所為非大善未免有咎與師言无咎之義同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傳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

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雲峰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咎云耳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傳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虚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虚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虚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

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之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

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中溪張氏曰六二以柔居中有虛中受益之象夫滿則招損虛則受益二既虛中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皆朋合而益之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朱子曰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建安

邱氏曰益者損之反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損之五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履剛為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為戒也又曰凡卦象肖離者皆有龜象頤之自初至上與損之自二至上益之自初至五皆外實中虛所以取諸龜也○雲峰胡氏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下之益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位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二非陽也而曰王用享于帝吉者占在二則永貞吉在王者之占則為享帝之吉占也享帝亦以下而受上之益故於下卦之中言之此可見占法矣二臣也豈特臣可占哉二簋可用享損之時用也王用享于帝益之時用也

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傳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来益之矣或曰自外来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雲峰胡氏曰乾言或躍坤言或從或在我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

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一无者字）也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

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伊川說

朱子曰

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如此說○林氏栗曰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甲兵之事歉歲曰凶今益之時損上益下其凶荒札瘥之政乎○隆山李氏曰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札或弛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潘氏曰汲黯擅發倉廩以救飢民益之用凶事也何咎之有○西溪李氏曰居下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札瘥益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以賑救乃非常之舉為下為民如此故可无咎有孚中行心茍自信酌中行之可也用圭告公正如汲黯河內之事○潛齋胡氏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云珍作鎮鄭元云玉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往致王命焉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

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葢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節齋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也六三與上為應故有凶事之象中行在一卦之中也故三四皆曰中行圭所以通其中之信告公雖見於外而所用者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雲峰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既可以无咎又告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孚信也圭所以通信也當信上之人所以警戒震動我者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合乎中則可以通信于上矣或曰以二體則二五

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竝居中故中孚以三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傳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本義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雲峰胡氏曰爻唯三上言凶上之凶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益之也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傳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

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進齋徐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必得中道而行則告諸公上而見從况四與初為往来之文四有上遷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而利於用者為依衆心之所欲雖遷徙國都之大勞亦可成功而致益矣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雲峰胡氏曰遷四自上而遷於初初自下而遷於四也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三四皆非中三而中則告公而可以用圭矣四而中告公則見從矣皆戒

辭也於四復許之曰利用為依遷國者損乾之初陽下益坤之初陰四與初上下往来之爻也故於初曰作於四曰遷二為郊之吉占此為遷國之吉占皆非小益之事也○中溪張氏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强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往不利○誠齋楊氏曰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髙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隆山李氏曰初利用大作元吉是用之於大事也二王用享于帝吉是用之於大禮也三益用凶事是用之於大災也四利用為依遷國是用之於大遷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傳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

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中溪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觀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字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

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隆山李氏曰剛中有孚象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養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舉斯加彼使欲富壽安佚之心皆遂所欲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為德矣○中溪張氏曰上之孚下以心為惠下之孚上以德為惠○雲峰胡氏曰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有孚惠心上有信

以益下也有孚惠我德下有德信以益上也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不問而元吉可知矣○節齋蔡氏曰上以有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有孚而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白雲郭氏曰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有君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傳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隂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

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一作謂當速改也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或問或擊之朱子曰或字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雙峰胡氏曰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不安於恒陵躐等級超於震上以求益者也故其辭同三上皆巽體說卦謂巽為不果為進退為躁卦其立心勿恒之驗歟此所以莫有以益之而反或有以擊之也此爻其戒恒之九三乎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恒處其益之極也○雲峰胡氏曰六二柔居下之中不求益而或益之上九剛居上之極求益不已人莫益

之而或擊之嗚呼九二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九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者哉○厚齋馮氏曰益卦恒之交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之窮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不然凶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傳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有

偏己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雲峰胡氏曰莫益之者以上九求益姑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究其極則非特莫益之且有擊之者矣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建安丘氏曰益者損上乾之陽以益下坤之陰也合六爻觀之損在上則益在下矣其在下卦初與四為往來之爻受四之制者故曰利用大作二得五之益而又受初之益故曰或益之三處益時唯凶事則不可不益故曰益用凶事此三爻皆受益者也其在上卦四以順下之動而

為益故曰利用遷國五以感人以誠而致益故曰有孚惠心上則不知損己反以求人之益而人或擊之矣故曰莫益之或擊之此三爻則處益而當損者也

䷪ 乾下兌上

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無常益益一无下益字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

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將盡之時也隆山李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才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夬古快反號傳去聲九二爻同本義戶羔反文内竝同

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

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朱子曰上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大卦號字皆作戶羔反唯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進齋徐氏曰王五也王庭君位之前○林氏栗曰庭內而虛九五為王宮上六為王庭之象○蘭氏廷瑞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衆之也○卄陽都氏曰乾剛實有孚之象兌號令之象○隆山李氏曰孚號有厲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

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矣○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孼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聖人於夬設戒之意甚深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傳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已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

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及乎上隂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

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中溪張氏曰一決之後則由夬而乾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隂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隂

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朱子曰夬以五陽之盛而決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不顧後患而小却也○問夬卦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无時不戒警恐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纔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雲峯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

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復利往往而爲臨爲泰爲夬也夬利往往而爲乾也聖人象復其辭平象夬其辭危葢陰之勢雖微莫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剥見剥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

傳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

蘭氏廷瑞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隆山李氏曰健

決乾體說和兊體以和說濟健決則決之道不傷太過於是為得矣

本義釋卦名義而贊其德雲峰胡氏曰他卦或以卦德釋卦名義此既釋卦義而復贊其德是德也君子之德也以五剛決一柔宜无難者然君子勢雖可如此健而說決而和君子之德固自如此也○臨川吴氏曰夬雖以五陽決去一陰然不可恃陽之盛而過於猛卦德内健而外說健說相濟則其決陰也无不及亦无過故和和者无過不及之中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陽其罪於王

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傳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

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傳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

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長丁丈反

傳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

朱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雲峰胡氏曰易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易矣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

於純陽為乾方為剛長乃終也○中溪張氏曰夬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為純乾剥言不利有攸往蓋不欲其為純坤此亦崇陽抑陰之微意也○進齋徐氏曰夬以盛進之五剛決衰退之一柔其勢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又曰君子自治甚嚴治人甚寛固不為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也衆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三監藹藹賢才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夬夬之義而勇於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衆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

哉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始豉反

傳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

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中溪張氏曰雲上於天需則澤不及下澤上於天夬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於下之象則施布其祿澤以及于下也居者止也若自止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夬決之義矣故忌○隆山李氏曰居德則忌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平庵項氏曰居訓積書之化居易之居業皆是漢人猶言居積○雲峰胡氏曰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防也以為約立防禁則與潰決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以為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則大象例无反辭本義缺之為是

初九壯于前趾不勝為咎

傳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

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于進躁于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節齋蔡氏曰壯者決之勇也○臨川吳氏曰陽盛之時陽居陽位故戒其輕往○瀘川毛氏曰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

以戒其往也聖人於五陽之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潘氏曰趾在下而先動者也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于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雲峰胡氏曰夬五陽由五陽之壯而成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又與壯同壯之初而壯于趾征凶有孚夬之初而壯于前趾往不勝宜矣夬五陽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往前可必其往往而不勝故戒其往○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當決之初而戒其好勝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

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中溪張氏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往必不勝徒取咎爾知其不勝而且往焉能无咎乎○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潛齋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

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懐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

亦可勿恤矣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朱子曰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臨川吳氏曰能惕號則有戒備矣故雖莫夜之時卒有兵戎之變亦不用憂恤也○誠齋楊氏曰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而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雲峰胡氏曰惕號孚號皆取號呼之義彖合衆剛爻而言剛實故孚號此指九二一爻而言二柔故惕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傳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

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中溪張氏曰寇至而勿憂以九二得處中之道而不忘戒備故也○臨川吴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无憂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頄求龜反

傳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

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汙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朱子曰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爻為應也是惡模樣○九三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子何故欲易之看來

不必易○建安邱氏曰復六四處五陰之中與初九應故爻言獨復決九三處五陽之中與上六應故爻言獨行獨者違衆而自立之辭也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陽善也則為捨小人從君子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陰惡也則為捨君子從小人聖人於此爻故以獨言之○誠齋楊氏曰九三處五陽衆君子之林而獨與上六一小人為正應此小人之謀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決然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為九三者盍亦謹所擇乎

本義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

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或問九三壯于頄朱子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溼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漢上朱氏曰面外為類頄類骨間也○童溪王氏曰壯于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於顏色此凶之道也何則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雲峰胡氏曰頄以九三本爻取象雨

濡遇上六應爻取象夬夬二字則聖人深勉九三之辭蓋謂九三之去上六露其剛如頄之壯固自是凶若獨與上六爲應如雨之濡亦豈爲吉瞭之時上九與六三爲應陽求陰也曰往遇雨吉夬之時亦陽求陰也曰遇雨而不曰吉者當衆陽之中而獨應乎陰不能不爲陰所濡不能不爲陽所愠矣然君子果能能決其夬不牽於私應則雖遇雨若濡有愠而猶可以无咎矣蓋其以勢不能不合於上六而其心能決於去之也○息齋余氏曰夬之三與五皆曰夬夬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決不可也○厚齋馮氏曰或疑咸之象腓股脢輔未嘗逆施今初爲趾而四爲臀何也曰是與咸異咸合六爻取象猶剝艮之類也夬分二體爲象猶大過鼎之類也故三在下卦上爲頄四在上卦下爲臀六爻不相蒙也不然臀下體也上體烏得而象之此易之所以爲易而不可一説定也

彖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傳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臨川吴氏曰君子之夬夬也雖和次柔而終能決去之故无咎與壯而有凶者異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徒敦反次七私反且七餘反姤卦同

傳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竝進於下

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亾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亾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鄭氏剛中曰膚陰柔之物故噬嗑剥言膚膚皆陰爻○李氏曰四以剛居柔欲决而泥於和故止則不能安有臀无膚之象進則不能前有其行次且之象不果

於決也○西溪李氏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无意除亂欲止則衆陽竝進於下勢不能安故臀无膚欲往則與六同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四若能牽引羣陽以進則悔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張子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

謂也讓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東谷鄭氏曰羊之性狠居前而力挽之則怒而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矣○雲峰胡氏曰牽羊諸家以為牽連衆陽而進横渠獨謂牽羊者讓而先之九五陽居陽又君位在陽之先可也九四以陽居陰而在陽之先宜乎有无膚次且之悔唯如牽羊然不與衆陽並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亾其悔然又曰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則悔亾而九剛必无下人之志聞牽羊之言當信而四柔必无克己之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傳九處陰位不當也以剛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

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謂以剛居柔故次且聰不明謂坎耳塞其內也故不聰於聽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賢辨反又胡練反

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

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漢上朱氏曰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建安丘氏曰夬五陽爻而三五皆稱夬夬者蓋三應上五比上皆當決柔之任故欲其決而又決而不

係累於柔也又皆以剛居剛亦有夬夬之義〇雲峰胡氏曰決陰者陽也初九陽位在下不能決三五陽位當決者也而三有相應之情五有相比之情故皆曰夬夬三取兩象五取莧陸象皆象其感於陰而莧陸又感陰氣之多者勉之以夬夬而又戒其中行則无咎者五當可決之位其勢易於三三唯其夬夬即可以无咎五之夬夬或失之過暴則猶為有咎也或曰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傳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

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程傳備矣

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卻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否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鄭氏剛中曰五陽並進同力為夬而夬夬之戒獨見於三五者

蓋三與六應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習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為未光也○雲峰胡氏曰三與上應三健體也健於決之終可无咎五與上比皆說體也程傳曰人有所欲則離道矣事雖正而意有所係故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本義於履大象及此獨曰程傳備矣蓋其於履也痛後世風俗之弊甚切於夬也誅後世君心之非甚嚴

上六无號終有凶

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中溪張氏曰上以一柔而乘五剛之上恬終不悛其

罪大矣其危甚矣決而去之則夬其乾矣陽長陰消理之必然勿用號咷其終有凶不可以久處也終即象辭剛長乃終之終○潘氏曰小人在上高而危滿而溢豈能長守富貴哉无用號咷終於凶爾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

或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六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朱子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

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雲峰胡氏曰九二惕號呼衆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聖人於五陽未甞許之曰吉一陰爻直絶之曰凶意最可見○厚齋馮氏曰易於剥見剥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葢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傳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為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

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臨川吴氏曰一柔在上終不可以長久必為五陽所決去也○建安丘氏曰夬者決也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也故六爻以上陰為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取義凡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唯比與應當之五比上者也故曰莧陸夬夬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夬夬者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係累於陰也四介三五兩剛之間亦欲決上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二去

上遠則无相及之理矣故但惕號以為莫夜有戎之備而已初又最遠者也故有壯趾往不勝之戒

周易傳義大全第十五